

欽定古今圖書集成/博物彙編/藝術典/第 757卷



以2024年10月7日从维基文库导出



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

第七百五十七卷目錄

畫部彙考九

宋米芾畫史 序 晉畫 六朝畫 唐畫五代國朝附

藝術典第七百五十七卷

畫部彙考九畫部彙考九

宋米芾畫史宋米芾畫史

序序

杜甫詩謂薛少保「惜哉功名遘」，但見《書畫傳》。甫老儒，汲汲於功名，豈不知固有時命，殆是平生寂寥所慕。嗟乎，五王之功業，尋為女子笑，而少保之筆精墨妙，摹印亦廣，石泐則重刻，絹破則重補，又假以行者，何可數也。然則才子鑒士，寶鈿瑞錦，縑襲數十，以為珍玩，回視五王之煒煒，皆糠粃埃塏，奚

足道哉？雖孺子知其不逮少保遠甚明白。余故題所得《蘇氏、薛稷二鶴》云：「遼海未稀顧螻蟻，仰霄孤唳留清耳。從容雅步在庭除，浩蕩閒心存萬里。乘軒未失入佳談，寫真不妄傳詩史。好事心靈自不凡，臭穢功名皆一戲。武功中令應天人，束髮寮陽侍帝晨。連城照乘不保寶，黃圖孔誥悉珍真。百齡生我欲公起，九原，蕭蕭松蕤蕤。得公遺物非不多，賞物懷賢心不已。」其後以帖易與。蔣長源，字仲永，吾書畫友也。余平生嗜此老矣，此外無足為者。嘗作詩云：「斐几延毛子，明窗館墨卿。功名皆一戲，未覺負平生。」九原不可作，漫呼杜老曰：「杜二酌汝一卮酒，愧汝在，不能從我游也。」故敘平生所睹以示子孫，題曰《畫史》，識者為予增廣耳目也。

晉畫晉畫

《顧愷之，維摩天女，飛仙在余家》。

《女史箴》橫卷，在劉有方家已上筆彩生動，髭髮秀潤。《太宗實錄》載，「購得顧筆一卷。」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《列女圖》，至刻板作扇，皆是三寸餘人物，與劉氏《女史箴》一同。

吾家維摩天女長二尺，《名畫記》所謂「小身維摩」也。戴逵觀音在余家，天男相無髭皆貼金。

六朝畫六朝畫

《蘇氏古賢像》，十人一卷，衣紋自非晉筆。

蔣長源，字仲永，收《宣王姜后免冠諫圖》，「宣王白帽」，此六朝冠也。

王戎象元，在余家易《李邕帖》與「呂端問」，已上皆假顧愷之筆。元以《懷素帖》易於王詵字晉卿家。

梁武帝翻《經象》，在宗室仲忽處，亦假顧筆。

《天帝釋象》，在蘇泌家，皆張僧繇筆也。張筆天女宮女，面短而豔，顧乃深靚，為天人相。武帝作居士服，反脣露齒，宮女四人擎花，後四武士持戈劍，髮如神也。余家收《英布》象，類六朝時石刻。

唐畫 五代國朝附 唐畫〈五代國朝附〉

唐初畫《高鳳》并《梁鴻故事》橫卷，在蔡堪字道勝家。唐太宗《步輦圖》，有李德裕題跋人後腳差是閻令畫真筆，今在宗室仲爰君發家。

《道德經》一卷出相間，不知何人畫，絹本，字大小不勻，真褚遂良書，在范相堯夫家，與馮京當世家《西昇經》不同，雖有裴度、柳公權跋，非閻令畫，褚筆，唐人自不鑒爾。

《蘇氏種瓜圖》，絕畫故事。蜀人多作此等畫工，甚非閻立本筆。立本畫皆著色而細，銷銀作月色布地，今人收得，便謂之「李將軍思訓」，皆非也。江南李主多有之，以內合同印、「集賢院印」印之，蓋收遠物，或是珍貢。王維畫，小輞川摹本，筆細。在長安

李氏人物好，此定是真。若比世俗所謂「王維」，全不類。或傳宜興楊氏本上摹得。

張修，字誠之。少卿家有辟支佛，下畫王維仙桃巾，黃服，合掌頂禮，乃是自寫真，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真法相似，是真筆。世俗以蜀中畫《騾綱圖》《劍門關圖》為王維甚眾，又多以江南人所畫《雪圖》命為王維，但見筆清秀者即命之。如蘇之純家所收魏武《讀碑圖》，亦命之維，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維，與《讀碑圖》一同，今在余家。長安《李氏雪圖》與孫載道字積中家《雪圖》一同，命之為王維也。其他貴侯家不可勝數，諒非如是之眾也。

文彥博太師小輞川拆下唐跋，自連真還李氏。一日同出，坐客皆言：「太師者真。」唐張彥遠《名畫記》云：「類道子。」又云：「雲峰石色，絕跡天機，筆思縱橫，參於造化。」孫氏圖僅有之，餘未見此趣。

蘇軾子瞻家，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，破碎甚，而當面一手，精彩動人，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，故最如活王。防，字元規家二天王，皆是吳之入神畫。行筆磊落揮霍如蓴菜條，圓潤折算，方圓凹凸，裝色如新，與子瞻者一同。

李公麟，字伯時。家《天王》雖佳，細弱無氣格。乃其弟子輩作貴侯家所收，率皆此類也。

「宗室令穰」，字大年，「處天蓬」，亦真吳筆。

周穉，字仁熟。家大悲亦真。今人得佛，則命為吳，未見真者。唐人以「吳《集大成》」面為格式，故多似尤，難鑒定。余白首止見四軸真筆也。

世俗見馬，即命為曹、韓、韋，見牛即命為韓滉、戴嵩，甚可笑。唐名手眾未易定，惟薛道祖紹彭家《九馬圖》，合杜甫詩，是真曹筆。餘唐人大抵不相遠也。又金陵有唐人韓滉畫牛，今人皆命為戴，蓋差瘦也。

《馬佳》本所見高公繪字君素，二馬一齧，草一嘶。王詵家二馬相齧，是一本，後人分開賣。蘇激字志東家三匹，王元規家一匹，宗室令穰家五匹，劉涇字巨濟家三匹，皆筆法相似，並唐人妙手也。劉所收白子母牛，王仲修字敏甫家黑牛，令穰家黑牛，皆命為「戴」，甚相似。貴侯家多不同，皆命為戴，不可勝數。

張退傅丞相孫德淑，收仁宗畫《黑猿》，上有小御寶，旁一印「胡蘆王素」字畫奇甚。

唐畫張志和顏魯公《樵青圖》，在朱長文字伯原家。無名人畫，甚佳。今人以無名命為有名，不可勝數。故諺云：「牛即戴嵩，馬即韓幹，鶴即杜荀，象即章得也。」山水，李成只見二本，一松石，一山水四軸。松石皆出盛文肅家，今在余齋。山水在蘇州寶月大師處，秀甚不凡。松勁挺，枝葉鬱然有陰。荊楚小木，無冗筆，不作龍蛇鬼神之狀。今世貴侯所收大圖，猶如顏柳書藥牌，形貌似爾無自然，皆凡俗。林木怒

張，松榦枯瘦多節，小木如柴，無生意。成身為光祿丞，第進士，子祐為諫議大夫，孫宥為待制，贈成金紫光祿大夫。使其是凡工，衣食所仰，亦不如是之多，皆俗手假名。余欲為《無李論》。

巨然師《董源》，今世多有本，嵐氣清潤，布景得天真多。巨然少年時多作礬頭，老年平淡趣高。

劉道士，亦江南人，與巨然同師。巨然畫則僧在主位，劉畫則道士在主位，以此為別。

董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。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。峰巒出沒，雲霧顯晦，不裝巧趣，皆得天真。嵐色鬱蒼，枝榦勁挺，咸有生意。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。

關同《人物俗》：「石木出於畢宏，有枝無榦。」

張友正家收古柏一株，枝枝如龍蛇閨結，甚異，石亦皺澀不凡，題為「韋侯。」平生收畫，後多歸王

滕昌祐、邊鸞、徐熙、徐崇嗣，花皆如生黃筌，惟蓮差勝，雖富豔皆俗。

李、王山水，唐希雅、黃筌之倫。翎毛小筆，人收甚眾，好事家必五七本，不足深論。

李瑋公瓘，自言收《李成》八幅，此特以氣與好事相尚爾。

宗室仲忽，字周臣。收孫可元《笠澤垂釣圖》，亦不俗，然世無可元筆。又收唐《道德經》一卷，人物三寸許，皆如吳畫。

潤州節推莊鼎，字節之，青州人。收麻紙《爾雅圖》，衣冠人物與蘇氏一同。

王球夔玉收《西域圖》，謂之「閻令畫」，褚遂良書，與馮京家同假名耳。

蔣長源，字永仲。家周昉《三楊圖》，馮京當世家橫卷皆入神。

蘇州丁氏《五星圖》，宗室叔盎字伯充家金星一小幀，並真跡也。

宗少文《一筆》畫，唐人摹絹本，在劉季孫家，故蘇太簡物。薛稷鶴，在蘇之孟家。

《北史》人物、衣冠、乘馬甚古，亦在蘇之孟家，題云「曹將軍」也。

徐熙《大小折枝》，吾家亦有，士人家往往見之。翎毛之倫，非雅玩，故不錄。桃一大枝，謂之「滿堂春色」，在余家李公麟家。展子虔《朔方行》，小人物甚佳。韓馬破裂，四足如涉水中，皆南唐文房物。

宗室仲爰，字君發，收唐畫陶淵明《歸去來》，其作《廬山》，有趣不俗。

楊崇，字之損，收唐畫《村田踏歌樂》，上題「廣政年入御府」，人物亦佳。

凡收畫，必先收唐希雅、徐熙等《雪圖》、巨然或范寬《山水圖》，齊整相對者，裝堂遮壁，乃於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，大小可相當成對者，又漸漸掛無對者。蓋古畫大小不齊，鋪掛不端正，若晉筆，須第二重掛唐筆為襯，乃可掛也。許道寧不可用摸人畫，太俗也。

余家顧淨名天女，長二尺五，應《名畫記》所述之數。唐鏤牙軸，紫錦裝褱。李公麟見之，賞愛不已，親琢白玉牌，鼎銘古篆虎頭金粟字，皆碾雲鶴以結緣也。戴達觀音，在余家家山，乃達故宅。其女捨宅為寺，寺僧傳得其相，天男端靜，舉世所睹觀音作天女相者，皆不及也。《名畫記》云：「自漢始有佛，至達始大備也。」古畫若得之不脫，不須背褱。若不住換褱，一次背一次，壞屢更矣，深可惜。蓋人物精神髮彩，花之穠豔蜂蝶，只在約略濃淡之間，一經背多，或失之也。

蔡駟子駿家，收《老子度關》山水林石，車從關令尹喜，皆奇古。老子乃作端正塑像，戴翠色蓮華冠，手執碧玉如意。此蓋唐為之祖，故不敢畫其真容。漢畫老子於蜀都石室，有聖人氣象，想去古近，當是也。

仲爰收巨然半幅橫軸，「一《風雨景》，一《皖公山天柱峰圖》」，清潤秀拔，林路縈回，真佳製也。

余家董源《霧景橫披》全幅，山骨隱顯，林梢出沒，意趣高古。

余家所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，愛之不已，為天下之冠。既購得之，背於真州。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召還，見之太息云：「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清小次，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，以上所好，至輒玩之。因吳丞相沖卿夫人入朝，太皇使引辨真偽。成之孫女也，內以四幀為真，拆奉上別購補之，敕用臣背於內東門，正與此類。」因語泫然，囑吾愛惜，余亦甚珍之。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，如紙幹挺，可為隆棟，枝茂淒然生陰。作節處不用墨圈，下一大點，以通身淡筆空過，乃如天成，對面皴石，圓潤突起，至坡峰落筆，與石腳及水中一石相平，下用淡墨作水相準，乃是一磧直入水中，不若世俗所效，直斜落筆，下更無地又無水，勢如飛空中。使妄評之，人以李成無腳，蓋未見真耳。劉涇自以李成真筆多於是，出示之，乃良久曰：「此必李成師也。」唐希雅作《林竹》，韻清楚，但不合多作禽鳥，又作棘林間戰筆小竹非善，是效其主李重光耳。

錦峰白蓮居士，又稱鍾峰隱居，又稱鍾峰隱者，皆李重光畫自題號，意是鍾山隱居耳。每自畫必題曰：「鍾隱筆」，上著內殿圖書之印，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印。有此印者，是典於文房物也。

今人絕不畫，故事則為之。人又不考古，衣冠皆使人發笑。古人皆云：某圖是故事也。蜀人有晉唐餘風，國

初已前多作之，人物不過一指，雖乏氣格，亦秀整。林木皆用重色，清潤可喜，今絕不復見矣。

范寬師荊浩，浩自稱洪谷子。王詵嘗以二畫見送，題勾龍爽畫，因重背入水，於左邊石上有洪谷子荊浩筆字，在合綠色抹石之下，非後人作也，然全不似寬。後數年，丹徒僧房有一軸山水，與浩一同而筆乾不圓，於瀑水邊題「華原范寬」，乃是少年所作。卻以常法較之，「山頂好作密林自此趨枯老水際作突兀，大石」自此趨勁硬。信荊之弟子也。於是以一畫易之，收以示鑒者。

荊浩畫畢，仲愈將叔處有一軸，段緘家有《橫披》，然未見卓然驚人者，寬固青於藍。又云：「李成師荊浩，未見一筆相似；師關同，則葉樹相似。」

關同《真跡》見二十本，范寬見三十本，其徒甚多，滕昌祐、邊鸞各見十本，丘文播《花木》見三十本，祝夢松《雪竹》見五本，巨然劉道士各見十本，餘董源見五本，李成真見兩本，偽見三百本，徐熙崇嗣《花果》見三十本，黃筌居寀《居實》見百本，李重光見二十本，偽吳生見三百本。


關中小孟，人謂之。今吳生以壁畫，筆上絹素，一一如刀劃道子界墨訖，則去弟子裝之色。蓋本筆再添而成，唯恐失真，故齊如劃。小孟遂只見壁畫，不見其真。至於點睛，皆用濃墨，愈光愈失，神彩不活。又畫入面，耳邊地闊，口鼻眼相近。武宗元亦然。以吳生畫，其手多異，然本非用意，各執一物，理自不

同。宗元乃為《過海天王》，二十餘身，各各高呈似其手，各作一樣。一披之猶一群，打令鬼神不覺大笑，俗以為工也。

李公麟病右手三年，余始畫。以李嘗師吳生，終不能去其氣，余乃取顧高古，不使一筆入吳生。又李筆神彩不高，余為目睛，面文骨木，自是天性，非師而能，以俟識者，唯作古忠賢象也。

東丹王胡瓌蕃馬見七八本，雖好，非齋室清玩。余昔購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幀，細秀而潤，上危峰，下橋涉，中瀑泉，松有三十餘株，小字題松身曰：「蜀人李昇，以易劉涇。」《古帖》劉刮去字，題曰：「李思訓易與趙叔盎。」今人好偽不好真，使人歎息。

沈括存中家，收周昉《五星》，與丁氏一同，以其淨處破碎，遂隨筆剪卻四邊，帖於碧絹上，成橫軸，使人太息。王鞏字定國收李成《雪景》六幅，清潤，今歸林希字子中家。又收《唐竹圖》，著色亦好，一橫竹比他竹大麤也。余家收唐人麻紙畫，揚子雲腰下懸一兕觥，細轉條索。

蔣永仲收古銅兕觥，其形勢骨。凹凸全備，轉旋條索，亦如余家畫。遂以帖易去以證，謂之「子雲觥。」潤州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，一板長八尺許又陸探微神面黃，口角露二，向上齒，金甲，手持幡。下一白獅子，神彩驚人。殿梁天監中，蓋拱明間，有二吳道子行腳僧，吾移置行腳僧於淨名齋，以避風雨。榮咨道字詢之，收《雪獵圖》，命為王維，不類張氏辟支

佛所畫《合掌象林》，本類蜀人筆，雪山精好，是唐物。維則未也。

李冠卿少卿，收雙幅大折枝一千葉桃花，一海棠，一梨花，一大枝，上一枝向背，五百餘花皆背，一枝向面，五百餘花皆面，命為徐熙。余細閱，於一花頭下金書「臣崇嗣」上進。公歎曰：「平生所好，終被弟看破，破除平生念矣。今歸李莘老野夫家。」又收兩幅樓臺甚古，上有三十餘宮人，唐裝，約略行筆，髮彩生動。又收六幅大龍。旁畫龍王。不知何人筆。精彩動人。云「五郡祈輒雨。」

易元吉，徐熙後一人而已。善畫草木、葉心、翎毛，如唐徐後無人繼世，但以獐猿稱，可歎。或云：「畫孝嚴殿壁畫院人妬其能，只令畫獐猿，竟為人鳩。」趙昌、王友之流，如無才而善佞士，初甚可惡，終須憐而收錄裝堂，嫁女亦不棄。

《王端學》關同，「人物益入俗。」

《元靄傳》「寫真，有神彩。」

孫知微作《星辰》，多奇異，不類人間所傳，信異人也。然是逸格，造次而成，平淡而生動，雖清拔，筆皆不圓，學者莫及。然自有瓌古圓勁之氣，《畫龍》有神彩，不俗也。楊拙學吳生，點睛髭髮有意，衣紋差圓，尚為孫知微逸格所破。

武岳學吳，有古意子洞清元，作佛像羅漢，善戰，掣筆作《髭髮》。尤工天人畫壁，髮彩生動，然絹素畫以粉

點眼，久皆先落，使人惜之。《南岳後殿壁》，天下奇筆。江南《劉常花》，氣格清秀，有生意，固在趙昌、王友上。傅古龍如蜈蚣，董羽龍如魚。

趙叔盎家，舊有《出蟄圖》，江南畫魚蝦相隨，山石、林木、人物如董源龍，不俗。佳作也是《龍吞珠圖》。

曹仁熙《水，今古無及》。四幅。圖內中心一筆，長丈餘，自此分去，高郵有水壁院。

長沙富民，收《水鳥蘆花》六幅圖，乃唐人手，妄題作韋偃，押字後人題也。

古人圖畫，無非勸戒。今人撰《明皇幸興慶圖》，無非奢麗。《吳王避暑圖》，重樓平閣，動人侈心。

余嘗與李伯時言，分布次第，作《子敬書練裙圖》，圖成，乃歸權要，竟不復得。

余又嘗作支、許、王、謝，於山水間行，自挂齋室。又以山水古今相師，少有出塵格者。因信筆作之，多煙雲掩映樹石，不取細，意似便已。知音求者，只作三尺橫挂三尺軸，惟寶晉齋中挂雙幅成對，長不過三尺，標出不及椅所映，人行過肩汗不著。更不作大圖，無一筆李成、關同俗氣。

禮部侍郎燕穆之、司封郎宋迪復古，直龍圖閣劉明復，皆師李成。復古比二公特細秀，作松枝而無向背。荆楚細，甚秀。

大夫蔣長源作著色山水，頂似荆浩松，身似李成葉，取真松為之，如靈鼠尾，大有生意。石不甚工。作《凌霄花纏松》，亦佳作。

嗣濮王宗漢作《蘆鴈》，有佳思。余題詩曰：「偃蹇汀眠鴈，蕭騷風觸蘆。京塵方滿眼，速為喚花奴。」又曰：「野趣分苔水，風光剪鑑湖。塵中不作惡，為有鄴公圖。」

王詵學李成皴法，以金碌為之，似古今觀音寶陀山狀。作小景，亦墨作平遠，皆李成法也。

宗室令穰大年作小軸，清麗雪景，類世所收。王維「《汀渚》水鳥」，有江湖意。

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縣君李尚書公擇之妹，能臨松竹木石畫，見本即為之難，卒辨。文與可每作《竹貺人》，一朝士張潛迂疏修謹，文作《紆竹》以贈之，如是不一。又作橫絹丈餘，著色偃竹，以貺子瞻。南昌過黃，借得以倣臨之。後數年，會余真州求詩，非自陳不能辯也。余曰：「偃蹇宜如季，揮毫已逼翁。衛書無曲妙，琰」惠有遺工。乍睹虬如物，初披颯有風。顧藏唯謹鑰，化去或難窮。

章友直，字伯益。善畫龜蛇，以篆筆畫，亦有意。又能以篆筆畫棋盤，筆筆相似。其女並能之。

杭僧真慧，畫山水佛像，近世出品，惟翎毛墨竹，有江南氣象。寫大牛，大數尺，形似虎。

艾宣、張涇寶覺大師，翎毛蘆鴈不俗。寶覺畫一鶴，王安上純甫見，以謂薛稷筆，取去。

《印湘》「見畫即摹，無不亂真。」

杭士林生，作《江湖景》，蘆鴈水禽，氣格清絕。南唐無此畫可並徐熙在艾宣、張涇、寶覺之右，人罕得之。大抵畫今時人，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，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，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為二等。賞鑒家謂其篤好，遍閱記錄，又復心得，或自能畫，故所收皆精品。近世人或有貲力，元非酷好，意作標韻，至假耳目於人，此謂之好事者。置錦囊玉軸，以為珍祕，開之或笑倒，余輒撫案大叫曰：「慚惶殺人。」王詵每見余作此語，亦常常道。後學與曹貫道，貫道亦嘗道之，每見一可笑，必曰：「米元章道慚惶殺人。」至書啟間語事，每用之，大抵。近世人所收，多可贈此語也。

余老矣，每求新賞與賞鑒之家，博易書畫最多，不一一記，上多有印記可辨，無非奇筆。萬金之玩，自付識者擊節，不為好事道。

鍾離景伯字公序，取燕公畫一幅，題曰：「禮部侍郎燕穆之畫」，付女五娘。氣格如此。

王琪，字君玉，收王維畫《堯民鼓腹圖》。

劉涇巨濟，收唐人畫，脫殼筍如生。

錢藻，字醇老。收張璪松一株，下有流水澗，松上有《八分詩》一首，斷句云：「近溪幽溼處，全藉墨煙濃。」又有璪答詩，在大夫孫載家。

古書畫皆圓，蓋有助於器。晉、唐皆鳳池研，中心如瓦凹，故曰研。瓦，如以一花頭瓦安三足爾。墨稱螺製，必如蛤粉，此又明用凹研也。一援筆因凹勢，鋒已圓，書畫安得不圓？本朝研始心平如砥，一援筆則褊，故字亦褊。唐詢字彥猷，始作鑿心凸研，云：「宜看墨色，每援筆即三角字，安得圓哉？」余稍追復其樣，士人間有用者，然稍平革鑿背，未至於瓦，惟至交一兩人頓悟者用之矣，亦世俗不能發藥也。

坦然明白易辨者，顧、陸、吳、周昉《人物》、滕、邊、徐、唐、祝花竹翎毛、荆、李、關、董、范、巨然、劉道士山水也。戴、牛、曹、韓、馬、韋、馬亦復難辨，蓋相似眾也。今人畫亦不足深論，趙昌、王友、鐔鬢輩得之，可遮壁，無不為少。程坦、崔白、侯封、馬賁、張自芳之流，皆能汙壁。茶坊酒店，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挂，不入吾曹議論。得無名古筆差排，猶足為尚友。

端州有陳高祖之後，收陳世諸佛帝真白畫，唐使下御史姓韋作記，頂幅巾不冠，後主作醉舞狀。

蘇泌家有巨然山，水平淡奇絕。

蘇洵，字及之。家有徐熙《四花》，其家故物。

蘇汶，字達復，有《江南暝禽圖》。徐熙一酸榴，余家有丁晉公所收甜榴。滕中孚元直有徐熙對花果子四軸。石楊休有吾家唐畫《韋侯故事》六橫幅，山水、人物、車馬備具，後人題作。張萱易李邕帖，眾物之一也，并徐熙牡丹海棠兩幅也。

余家收古畫最多，因好古帖，每自一軸加至十幅以易帖。大抵一古帖不論費用及他犀玉瑠璃寶玩，無慮十軸名畫，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記，見即可辨。余家晉唐古帖千軸，蓋散一百軸矣，今惟絕精，只有十軸在，有奇書，亦續續去矣。晉畫必可保。蓋緣數晉物，命所居為「寶晉齋」，身到則挂之當世，不復有矣。書畫不可論價，士人難以貨取，所以通書畫博易，自是雅致。今人收一物，與性命俱，大可笑。人生適目之事，看久即厭，時易新玩，兩適其欲，乃是達者。

余家最上品書畫用「姓名」字印、「審定真跡」字印、「神品」字印、「平生真賞印」、「米芾祕篋印」、「寶晉書印」、「米姓翰墨印」、「鑒定法書之印」、「米姓祕玩之印。」玉印六枚，「辛卯米芾」、「米芾之印」、「米芾氏印」、「米芾印」、「米芾元章印」、「米芾氏」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，皆絕品。玉印唯著於書帖，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，皆次品也。無下品者。其他字印有百枚，雖參用於上品印也。自畫古賢，唯用玉印。

「馮永功」，字世勳，有日本著色山水。南唐亦命為《李思訓》。

蘇澥浩然處。見壽州人摹《明皇幸蜀道圖》，人物甚小，云是李思訓本，與宗室仲忽本不同。

黃筌畫不足收，易摹；徐熙畫不可摹。

蘇子美《黃筌鵲鳩圖》，只蘇州有三十本，更無少異。今院中作屏風畫，用筌格稍舊，退出更無辨處。

王晉卿昔易六幅《黃筌風牡丹圖》與余，後易《白戴牛》小幅于才翁子鴻，字遠復，上有太宗御書「戴嵩牛」三字。其後浙中所在屏風皆是，此《牡丹圖》更無辨，蓋帖屏風易破故也。後牛易《懷素絹帖》及陸機、衛恆等摹晉帖，與數種同歸劉涇。又嘗王晉卿以韓馬照夜白，題曰「王侍中家物」，以兩度牒置易顏書。朱巨川告於余，劉以硯山一石易馬去。及得白牛，始自喜，以為有韓馬戴牛，然但少杜荀鶴章得象耳。劉既作歌云：「元章好古過人，書畫驚世起。」余作歌云：「天下愛奇人沒量，奇不諛人奇解相。奇人奇物方合璧，乞與世間人物樣。六朝唐盛始兼得，訪古知名已蕭爽。人亡物喪付衰夢，注想後來逢好尚。元章心自鑒秋月，一路仍行九霄上。家時菜色無斗粟，書畫奇奇世人望。譬如大海沉百寶，爾輩乘風得之浪。二王褚陸已天作，老顧如來更天匠。其餘緹襲凡幾重，但見光明爛垂象。珍犀瑞錦扶蘭茝，龍躍鸞驚訶魍魎。金仙詎敢觸以手，雪子玉人聊置掌。余家僻素最沈著，退舍還師覺難旁。世人往往力能幹，未免目蝦終惚恍。緘機偽謬各臣妾，未睹堂堂筆中王。袖間澀縮氣如線，淨几明窗謾瞻仰。從來所有萬錢價，不即臭帑當火葬。傾心妙絕豈求勝，妄意臨摹

須殺謗。端居自號書一品，好事如封繪三藏。諸郎青出即護持，未肯充饑謬為駟。余衰二物擬高閣，子可專之世無兩。書來詩往但悠悠，塵「土欺人正惆悵。」余答云：「劉郎收畫早甚卑，折枝花草首徐熙。十年之後始聞道，取吾韓戴為神奇。邇來白首進道奧，學者信有髓與皮。始知十襲但遮壁，牛馬便可裹弊帷。峨峨太平老寺主，白紗帽首無冠蕤。武士後列肅大劍，宮女旁侍顰修眉。神清眸子知寡欲，齒露脣反法定饑。世人見服似摩詰，不知六朝居士衣。後人勿把亂唐突，梁時筆法了可知。道子見之必再拜，曹劉何物望藩籬。本當第一品天下，卻緣顧筆在漣漪。」《時初報余得梁武帝象，此象今在仲忽處》。

魏泰，字道輔。有徐熙澄心堂紙畫一飛鶉如生。智永真草《歸田賦》，奇物也。

范大珪有富公家《折枝梨花》古筆，非江南蜀畫。蘇舜欽子美家有畢宏一幅山水奇古，題數行云，「筆勢凶險」是也。

王敏甫收李重光四時紙上橫卷花一軸，每時則自寫，論物更謝之意，文一篇，畫一幅，字亦少，時作花，清麗可愛。

江南周文矩，士女面，一如昉衣紋作戰筆。此蓋布文也，惟以此為別。昉筆秀潤勻細。

沈括《存》中收唐人壁畫兩大軸，或一手，一面，或半身，是學者記其難處，遂題為真。

蘇洵及之處，收古茴香一枝。「耆」字國老，題為閻令畫。寶月所收李成四幅，路上一才子，騎馬一童隨，清秀如王維畫孟浩然。成作人物，不過如是。他圖畫人醜怪，賭博村野如伶人者，皆許道寧專作成時畫。李公麟云：「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《符》及神一卷，咒小字五斗米道也。」李伯時只一見求摹，不許。其子居金陵，與王荊公連袂。陳元輿帥金陵，余託訪之，云：「久為一貴人取去。」竟不知誰何。

蔣永仲《收韋侯松》一幅，「千枝萬葉，非經歲不成。」鱗文一一如真筆，細圓潤。

梅澤有張璪《澗底松》，葛氏物，余託購，乃自取之。古畫至唐初皆生絹，至吳生、周昉、韓幹，後來皆以熱湯半熟入粉，搥如銀板，故作人物精彩入筆。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，見文彙便云「不是唐」，非也。張僧畫、閻令畫，世所存者皆生絹。南唐畫皆麤絹。徐熙絹或如布。

裝背畫，不須用絹補破處用之。絹新時似好，展卷久為硬絹抵之，卻於不破處破，大可惜。古書人惜其字，故行間勒作痕，其字在筒瓦中不破。今人得之，卻以絹或絹背帖所勒行，一時平直，良久於字上裂，大可惜也。紙上書畫，不可以絹背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書畫面上成絹紋，蓋取為骨，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。用背紙書畫，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。王晉卿舊亦以絹背書，初未信，久之取桓溫書看墨色，見磨在紙上，而絹紋透紙，始恨之，乃以歛薄一張蓋而收之，其後不用絹也。絹素百片，必好畫文，製各有辨。長幅橫

卷，裂文橫也；橫卷直裂，裂文直，各隨軸勢裂也。直斷不當一縷，歲久卷自兩頭蘇開，斷不相合，不作毛搯，則蘇也，不可偽作。其偽者，快刀直過當縷，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搯，又堅紉也。溼染色縷間，乾薰者煙臭上深下淺，古紙素有一般古香也。

劉子禮以五百千買錢樞密家畫，五百軸不開看，直交過錢氏喜。既交畫，只一軸盧鴻自畫《草堂圖》，已直五百千矣。其他常筆固多也。

《小八分》詩，句帶筆如行草，奇甚，今無此體。

宗室君發，以七百千置閣立本《太宗步輦圖》，以熟絹通身，背畫經梅，便兩邊脫，磨得畫面蘇落。

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，意在寶惜，然貼絹背著，綳損愈疾。今人屏風，俗畫一二年即斷裂，恰恰蘇落也。匣是收壁畫，製書畫以時卷舒，近人手頻自不壞。歲久不開者，隨軸乾斷裂脆，黏補不成也。

王球，字夔玉，有兩漢而下至《隋古帝王象》，云形狀有怪甚者，恨未見之。此可訪為祕閣物也。

檀香辟溼氣，畫必用檀軸，有益。開匣有香而無糊氣，又辟蠹也。若玉軸以古檀為身，檀身重，今卻取兩片剝，中空合柄，軸鑿，乃輕輕不損。畫常卷必用桐杉，佳也。軸重損絹，軸不宜用金銀，既俗且招盜。若桓靈寶不然。水晶作軸，挂幅必兩頭墜，性重。蜀青圓錢雙鸞錦最俗。不可背古畫，只背今人裝堂，亦俗也。

蘇木為軸，以石灰湯轉色，歲久愈佳。又性輕，角軸引蟲，又開軸多有溼臭氣。檀犀同匣，共發古香。紙素既古，自有古香也。

范寬山水巖巖如恆岱，遠山多正面，折落有勢。晚年用墨太多，土石不分，本朝自無人出。其右溪出深虛水若有聲。其作《雪山》，全師，世所謂王摩詰。

王士元山水，作「漁村浦嶼」雪景，類江南畫。王鞏定國收四幅，後與王晉卿命為王右丞矣。趙叔盎伯充處有摹本。

余以《范寬圖》易僧夢休《雪竹》一幅，巨石倒影，下落葉數片浮水上，旁一枯木亦倒影，後易韋馬于蔣長源，凡去十一種物方得，蔣後易與王詵。今蔡勝道有六幅，長丈餘，奇甚，大屋梁方可挂，森森如坐竹下。濮州李文定丞相家畫三等，上等書名用名印，中等書字用字印，下等亦用字印，押字而已。及收鍾、王跡甚多，未得見。

江東漕李孝廣，字世美，處有鍾、王跡。嘗於金陵重背拆下，背紙乃硃熟唐人門刺。其孫奉世語余如此。近官太常，遂得見。

王冀公家書畫，用太原欽若圖，書品少精者。余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，劉巨濟借未還。

大年，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，乃墨用於文房書畫者。

大年收古絹本橫卷經，書畫皆精，過於當時。《西昇經》。馮京當世，託王定國背《西昇經》，其古絹紙，背四五分透，別裝作一卷。

道士牛戩筆墨麤豪縱放，亦不俗，格固在艾宣、惠崇、寶覺、張經之上也。

李甲，華亭逸人，作逸筆翎毛，有意外趣，木不佳。范大珪，字君錫，富鄭公婿。同行相國寺，以七百金常賣處買得《雪圖》，破碎甚古，如世所謂王維者。劉伯玉相值，笑問買何物，因眾中展示伯玉曰：「此誰筆」余曰：「王維。」伯玉曰：「然適行，一遭不見，豈有所歸乎？」余假范人持之良久，并范不見。翌日去取云：已送西京，背同行。梅子平大怒曰：「吾證也。可理於官，豈有此理。」余笑曰：「吾故人也。」因以贈之，今二十年矣。范卒已十年，不知所在。

趙叔盎收張璪松石一軸。李公炤家物，已破糜，不可重背。

葉助，字天祐。收蜀范瓊畫梁武帝寫《誌公圖》一幅。武帝白冠衣褐，晉尚白，宋、齊、梁、陳習見不同，各以所尚，色皆白帽。帝首叔季，文物如此，豈非餘分國位乎？顧愷之畫維摩，猶白首。周木德，冕皆尚青。仲尼曰：「吾殷人也」，生於宋，故服章甫之冠。此殷制。殷水德，故尚元。元、端、章甫，皆黑色也。封二王後，各行其正朔，服其文物也。漢「火

德尚赤，用赤幘。舜土德尚黃，故服《黃冠圖》。」宜觸類而長之，乃不凡。

《王通元經》書，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三有餘意也。

江南陳常，以飛白筆作樹石，有清逸意，人物不工。

《折枝花》亦以逸筆一抹為枝，以色亂點花，欲奪造化，本朝妙工也。鄒極大夫有之。

池州匠作「秋浦九華峰」，有清趣，師董源。

高公繪，字君素。又有張璪澗底松山上描山水一軸，唐韓幹圖于闐所進黃馬一軸。馬翹舉雄傑，余感今無此馬，故《賦》云：「方唐牧之至盛，有天骨之超俊，勒四十萬之數，而隨方以分色焉。此馬居其中以為鎮，目星角而電發，蹄挽踣以風迅，鬣隆顛以孤起，耳鳳聳而雙峻，翠華建而出步，閭闔下而輕噴。低驚群而不嘶，橫秋風以獨韻。若夫躍溪舒急，冒絮征叛。直突則建德項繫，橫馳則世充領斷。皆絕材以比德，敢伺蹶以致吝。豈肯浪逐苜蓿之坡，蓋當下視八坊之駿。高標雄跨而獅子攘獰；逸氣下衰而照夜矜穩。於是風靡格頹，色妙才駘。入仗不動，終日如坯。乃得玉為銜飾，繡作鞍僮。棗抹粟豢，肉脹筋埋。其「報德也，蓋不如偷盧噬盜，策蹇勝柴，鑄黃蝸而吐水，畫白澤以除災。但覺駝垂就節，鼠伏防猜，怒雖甚厲，馴號斯諧。誓俛首以畢世，未伏櫪以興懷。」嗟乎！所謂「英風頓盡，冗仗高排」，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馬者，一旦天子巡朔方，升喬嶽，掃四夷之塵，較岐陽之獵，則飛黃腰裏，躡雲追電，

何所從而遽來？又有唐蜀中畫《雪山》，世以為王維也。《劍門關圖》，雪景，五代筆也。又有唐畫山水雙短幅，徐熙海棠雙幅二軸。江南裝堂畫，富豔有生意。趙叔盍亦有一軸。

王晉卿收江南畫《小雪山》二軸，易余歲餘，小木一筆纏起，作枝葉如草書，不俗。後易書與蘇之友李伯時，云：「其父所收失去，知在晉卿家，不知歸余，恨不得《易》云王維筆」，非也。

余收易元吉逸色筆，作蘆如真，上一《鴝鵒》活動。晉卿借去不歸。

徐熙風《牡丹圖》。葉幾千餘片，花只三朵，一在正面，一在右，一在眾枝亂葉之背，石竅圓潤，上有一貓兒。余惡畫貓，數欲剪去，後易研與唐林夫、蔣長源，以二十千置黃筌，畫狸貓顛勃荷，甚工。

薛紹彭道祖有花下一金盆，盆旁鶉鳩，謂之「金盆鶉鳩」，豈是名畫？可笑。又收《吳王斫鱸圖》，江南衣文金冠，右衽，紅衫大榻上背擦兩手，吳王衣不當右衽濟州破朱浮墓，有石壁上刻車馬人物，平生隨品所乘，曰：「府君作令時，車是曲轅，駕一馬，車輪略離地，上一蓋，坐一人，三梁冠，面與馬尾平對，自執綏，馬有帑遮其尾，一人御。」又曰：「作京兆尹時，四馬轅小曲車差高，蓋下坐儀衛多有，曰鮮明隊。又某隊，隊十人騎馬作一隊，內一隊背持鏡，多不能紀也。」從者皆冠唐人軟裹，蓋禮樂闕，則士習賤服，以不違俗為美。余初惑之，當俟君子留意。耆

舊言：士子國初皆頂鹿皮冠弁，遺制也，更無頭巾，掠子必帶篋，所以裹帽則必用篋子約髮，客至即言「容梳裹」，乃去皮冠，梳髮角，加後以入鬢頭巾子中，篋約髮乃出。客去復如是。其後方有絲絹作掠子，掠起髮頂帽出入，不敢使尊者見。既歸，於門背取下掠子，篋約髮訖，乃敢入，恐尊者令免帽見之，為大不謹也。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為無頂頭巾，謂之「額子」，猶不敢習庶人頭巾。其後舉人始以紫紗羅為長頂頭巾，垂至背，以別庶人黔首。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，稍作幅巾、逍遙巾、額子，則為不敬；衣用裹肚勒帛，則為是。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者，謂之背子，以為重禮，無則為無禮。不知今之士服，大帶拖紳乃為禮，不帶左衽皆夷服，此必有君子制之矣。漢刻從者巾與殷毋追同。今頭巾若不作花頂而四帶，兩小者在髮兩差大者垂，則此制也。禮豈有他，君子制之耳。余為漣水古徐州境，每民去巾下必有鹿楮皮冠，此古俗所著，良足美也。又唐初畫舉人，必鹿皮冠縫掖，大袖黃衣，短至膝，長，白裳也。蕭翼御史至越，見辯才云：「著黃衣大袖，如山東舉子」，用證未軟裹曰襴也。李白像鹿皮冠。大袖黃袍服。亦其制也。

又有《麟鳳圖》，半篆半隸，以九字九行為率云。惟永建元年秋七月饗時，山陽太守河內孫君見碑不合禮，掾重造記。初瑞象麟鳳，其銘辭曰：「漢威德中興，即政二年辛酉之節，首歷四十，青龍起」云云。「三月季春，爰易立碑石，順禮典文，九九度數，萬世常存。」又一云：「天有奇鳥，名曰鳳凰。時下有德，民富國昌。黃龍嘉禾，皆不隱藏。漢德巍巍，永布宣

揚。天有奇獸，名曰麒麟。時下有德，安國富民。忠臣竭節，義以修身。聞愆來善，明明我君。不知九字九行之數合何典？必有識者。麟鳳狀，一角直上，高如足，翹如惡馬，鳳冠高尾長，甚可怪也。」余題曰：「非篆非科璞已彫，形容振振與蕭蕭。曾因忠厚方周德，坐想訐謨覽《舜韶》。漢德已衰還應孽，魯邦既弱不為妖。虛齋自是驚人玩，不勝雄狐逐怒鷗。」嘉祐中，一貴人使江南，攜韓馬一匹行，及回，渡采石磯，風大作，三日不可過，欲過又大作。於是禱於中元，水府廟典祀也。是夕，夢神告留馬當相濟。翌日，詣廟獻之，風止乃渡。至今典於廟中。因知天才神不能化，天生是物，自然而生，自乘秀氣而成才也。天不能資，神不能化，所以《玉樓成》，必李賀記也。

蘇耆少子，風神如畫，目如點漆，面如凝脂，天男相畫不及。有器度，好學。一旦相國寺遇其兄，問安否，曰：「已不幸。」吾曰：「豈神奪之乎？」君大驚曰：「一旦夢嫁其妻而議婚，心惡之。又一旦夢神迎婚禮，因得疾。醫曰：『不可治』。」翌日卒。公非神人也，何從知之？

有吳中一士大夫，好畫而裝背以舊古為辨，仍必以《名畫記》差古人名。嘗得一七元，題云：「梁元帝畫」也；又得一伏羲畫卦象，題云：「史皇畫也。」問所自，答云：「得於其孫。」了不知軒轅孫，史皇孫也。若是史皇孫，必於戾園得之，其他畫稱是。嘗見余家顧愷之維摩，更不論筆法，便云：「若如此，近世畫甚易得。」顧侍史曰：「明日教胡常賣尋兩

本。」後數日，果有兩凡俗本，即題曰「顧愷之維摩陸探微維摩。」題顧愷之者，無文殊，只一身，是曾見瓦棺象者也。其一有文殊睡師子，故曰陸探微曾見甘露，陸探微有張目師子故也。此收章得象杜荀鶴之流。其兄有《鑒別》曰：「舍弟極損，終與一日燒了，會其先化。」不然，梁元帝又夢秦始皇也。士流當以此為戒，其物不必多。以百軸之費置一軸，好畫不為費。以五鐙價置一百軸，繆畫何用？黃卷《五經》，赤軸《三史》，猶有俟於抄錄。若如是佛畫，止可渡江投水府也。漣漪藍氏收晉畫《渾天圖》，直五尺，素畫不作圓勢，別作一小圈，畫北斗、紫極，亦易於點閱。又列位多異於常圖。余常作《天說》，以究天地日月旁側之形，盈虧之質。作成《晝夜圖》六十本，因得究潮候大小。又為《晝夜六十圖》所引六經，以黜古今百家星曆之妄說。又著《潮說》以證盧肇、皮日休之緣飾，釋氏假佛之詭論。將上之御府，藏之名山。

餘杭刻印五聲音、六律、十二宮旋相為君，圖極精微。夫五音之聲，出於五行自然之理。管仲深明其要，著其形似，太平之具也。作樂之道，必自此始。沈隱侯只知四聲，求其宮聲不得，乃分平聲為二，以欺後學，幾於千年無人辨正。愚陋之人，從而祖述，作為字母，謹守前說。陸德明亦復《吳音》，傳其祖說，故以「東」、「冬」為異，中鍾為別，以象為獎，以上為賞。因其吳音以聾，後學莫之為正。余於是以五方，立五行，求五音，乃得一聲。於孟仲季位，因金寄土，了然明白。字字調聲，五音皆具。削去平上去入之號，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，有聲無形，互相假借，千

歲之後，疑互判清。太初漏露，神姦鬼祕，無所逃形。著云《大宋五音正韻》，用以制律作樂，能召太和，致太平，藏之名山，百世以俟，與我同志者，不徒為蒙陋生設也。

鑒閱《佛像故事圖》，有以「勸戒為上，其次山水，有無窮之趣。尤是煙雲霧景為佳，其次竹木水石，其次花草，至於士女翎毛，貴遊戲閱，不入清玩。」

李文定孫奉世子孝端，字師端，收薛稷二鶴。唐李昇著色畫二軸，三幅山水舟舫，小人物精細。兩幅畫林石岸，茅亭溪水，數道士閑適，人物差大，反不工於小者。石岸天成，都無筆蹤。其三幅峰巒秀拔，山頂蒙茸作遠林，巖巒洞穴，松林層際，木身圓挺，都無筆蹤。其二度非歲月不可了一畫，人間未見其如此之細且「工。雖太密茂。林中不虛。而種種木葉。古未有倫。今固無有。與余得於《丁氏》者。無以異也。」

雒陽張狀元師得，家多名畫。其姪孫南都倅翬字茂宗處，見唐畫嵇康《廣陵散》松石，遠岸奇古，所書故事空民字，世未見同品畫真佳作也。黃筌六幅著色山水，有江南徐崇嗣。姚六幅折枝，江南周文矩，士女徐熙編魚蟹皆有丁晉公親題印。餘畫皆張狀元及景儉字印。李成淡墨如夢霧中，石如雲，動多巧少真意。范寬勢雖雄傑，然深暗如暮夜晦暝，土石不分。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。

《關同麤山》工關河之勢，峰巒少秀氣。

《董源》峰頂不工，絕澗危徑，幽壑荒迴，率多真意。巨然明潤鬱蔥，最有爽氣。礬頭太多。荊浩善為「雲中山頂」，四面峻厚。

王球夔玉家《古帝王像》。後一年，余於畢相孫仲荀處見白麻紙不裝像，云「楊褒嘗摹去」，乃夔玉所購，上有「之美印記。」

趙叔盍云：「線褊條闊指半，絲細如綿者，作畫帶，不生毛，以刀刺褊中，開絲縷間套，挂褊後，卷即縛之。又不 在畫心，省損畫無摺帶隱痕。尋常畫多中損者，縛破 故也。書多腰損亦然，略略縛之，烏用力？」

宗室仲儀，收古《廬山圖》，一半幾是六朝筆，位置寺基，與唐及今不同。石不皴，林木格高，挽舟人色，舟製非 近古今，所惜不全也。

畢仲欽家，有《荊浩山水》一軸。

畢仲游家有六幅《關仝畫》。

王欽臣長子，有六幅關仝古本特奇，董源四幅，真意可愛。

刁約家有董源《霧景》四軸。

林虞家有王維六幅《雪圖》，董源八幅李成《雪圖》。余家收紙本。曹不興畫《如意輪》一軸。

嘉祐中三人收畫，楊褒、邵必石、揚休皆酷好，竭力收後。余閱三家畫，石氏差優，楊以「四世五公」字印號之，無一軸佳者。邵印多巧篆字，其旁大略標位高，略似江南畫，即題曰「徐熙蜀畫星神」，便題曰「閻立本、王維、韓滉」，皆可絕倒。其孫攜韓滉《散牧圖》至，乃雙幅上驢二十餘枚，不及崔白輩絹素染深黃絲文總緊索價四百貫，面上左以粉作牌子，題曰「韓晉公散牧圖」，不疑家寶。其上一印鎮江軍節度使印，是油單印者，其大四寸許，文麤下一印，只略有唐印，最小又文細。諸人共笑其偽，久之無人信，遂以五十千質與江氏而去。因嗟之曰：「華堂之上，清晨一群驢子廝咬，是何氣象？」

潁州公庫顧愷之《維摩百補》，是唐杜牧之摹寄潁守本者，置在齋龕不攜去，精彩照人。前後士大夫家所傳，無一毫似，蓋京西工拙。其屏風上山水林木奇古，坡岸皴如董源，乃知人稱江南。蓋自顧以來皆一樣，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。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。余得隋畫《金陵圖》於畢相孫，亦同此體。余因題其顧畫幅上云：「米芾審定是杜牧之本，仍以撥發司印印之。」蓋證勾諶刻石，妄指為人易去也。余與潁簽善託尋善工摹，須切記似。凡三寄蠟本，無一筆似者。或可上之御府，乞國工摹賜世間為千年之傳。如唐文皇《蘭亭》，豈非一代盛美！

真絹色淡，雖百破而色明白，精神，彩色如新。惟佛像多經香煙薰損本色。

染絹作溼香色，棲塵紋間，最易辨。仍蓋色上作一重古破，不直裂，須連兩《三經》，不可偽作。

薛紹彭家《三天女》，謂之「顧愷之」，實唐初畫。

邵必家，維摩文殊，六朝畫《西山十二真君》，亦其次題，為閻立本。

余相國寺中八金得紙桃兩枝，綠葉蟲透，背二葉著桃上。二桃突兀，高出紙素，徐熙真筆也。

錢世京家，謝靈運《盤足坐像》，亦奇古。

高公繪家古花二枝，百破碎無名，在徐、黃上，自余家往。

江州張氏，收李重光道，裝象神骨俱全，云是顧宏中筆。

沈括收畢宏畫兩幅，一軸上以大青和墨，大筆直抹不皴，作柱天高半峰，滿八分；一幅至向下作斜鑿開曲欄，約峻崖，一瀑落下，兩大石塞路頭。一幅作一圓平生半腰雲遮下磧石數塊，一童抱琴由曲欄轉山去，一古木臥奇石，奇古。沈謫秀日見之，及居潤，問之，云：「已易與人。」竟不再出。至今常在夢寐。



本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并且于1929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

本作品原文沒有標點。標點是人工智能程序[古詩文斷句 v2.1](#)創建，並且經由維基文庫用戶編輯改善的。本站用戶之編輯以[知识共享 署名-相同方式共享 4.0协议 \(CC BY-SA 4.0\)](#) 發佈。



歡迎各位持續修正標點，請勿複製與本站[版權協議](#)不兼容的標點創作。

About this digital edition

This e-book comes from the online library [Wikisource](#)^[1]. This multilingual digital library, built by volunteers,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free accessible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of every kind: novels, poems, magazines, letters...

We distribute our books for free, starting from works not copyrighted or published under a free license. You are free to use our e-books for any purpose (including commercial exploitation), under the terms of the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Alike 3.0 Unported](#)^[2] license or, at your choice, those of the [GNU FDL](#)^[3].

Wikisource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members.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book, it's possible that we made some errors. You can report them at [this page](#)^[4].

The following users contributed to this book:

- Kwj2772
- Jdx
- Rocket000
- Santoposmoderno
- HereToHelp
- Victormoz

- Srittau
- Boris23
- KABALINI
- Bromskloss
- Tene~commonswiki
- AzaToth
- Bender235
- PatríciaR
- Dbenbenn

-
1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](https://wikisource.org)
 2. [↑ 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](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)
 3. [↑ 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](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)
 4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](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)